

330267

地主罪行录

成都工学院图书馆

基本馆藏



假善人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人 善 假

編 選 社 本

社 會 讀 物 出 版 社

北 京 · 一 九 六 五 年

內 容 說 明

本书的三篇材料，其中两篇是揭露所謂善人地主的罪恶，一篇是揭露打着宗教旗号的寺院地主的罪恶。本书揭露的事实证明，不管地主披上什么样的画皮，都掩飾不了他們的剝削本质，都是劳动人民的死敌。

要有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，就必须懂得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。讀这本书，可以使我們了解旧社会农民的苦难生活，懂得什么是地主阶级和为什么要进行阶级斗争。

解放以后，反动的剝削阶级已經被我們打倒了，但是一小撮沒有改造好的剝削阶级分子还不甘心灭亡。他們总想死灰复燃。我們必須提高警惕，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。

《地主罪行录》这套书已出三本，除这一本外，还有《黑色家譜》、《地头蛇》两本。

假 善 人

本社选編 刘一心 插图
谷照恩

农村讀物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朝阳門内大街320号）

（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13号）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1 $\frac{7}{8}$ · 字数 35,000

1965年8月第1版 · 196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· 印数 000,001—400,000

統一书号：T3168·36 定价：（二）一角二分

目 录

剥开画皮现原形	(1)
影“善人”恶而不善	(14)
“佛”地魔天	(27)

剥开画皮現原形

解放前，河南省唐河县太和寨大地主李子炎，是一个奸詐狡猾的劊子手。他殘酷地剝削、压榨和杀害了无数劳动人民，还絞尽脑汁玩弄各种手法，想落个“善人”的名声。在他家老几輩的大門上，就挂着一块“积善人家”的金字招牌。現在，讓我們剥开这个李“善人”的画皮，看看他是怎样玩弄騙人把戏，来殘酷地剝削、压榨和杀害劳动人民的吧！

“舍飯”的秘密

李子炎这个老狐狸經常使用的一手，就是利用灾年荒春，搭起“舍飯”棚，“舍”饅“舍”飯。当时許多农民，由于世代代受到李家地主的殘酷剝削，对李子炎假仁假义的行为，是看透了。他們清楚地知道，李子炎所“舍”的饅、飯，都是农民的血汗。李子炎不过把从广大农民身上掠夺来的大批粮食，拿出一星半点来“施舍”、“救济”。他企图用这种手法，既削弱农民的反抗，又換取一个“善人”的美名。因为許多农民認識到这一手花招，所以李子炎尽管自称“善人”，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受他的迷惑。

李子炎“舍飯”这套鬼把戏，是从他祖輩剝削农民的长期过程中所琢磨出来的。

原来李子炎的祖宗，在一次灾荒年中曾吃过“亏”。那时，他和其他地主一样，也趁机大放高利貸，賤价强买农民的土

地。經過一个灾年，他家土地确实增加了不少，但在来年开春生产时，大部分农民因为彻底破产外出逃荒了，找不到人种地；勉强留下的几个佃戶和长工，也因为他的高利貸剝削增加了对立情緒。因此，这一年李家財主的土地虽然大大增加，但收获的粮食却反而大大减少了。于是，李家財主从中悟出个“道理”来：种地靠农民，对农民的剝削当然越多越好，但不能把他們都餓死、餓跑。从长远打算，最好让这些农民半死不活，才能长期为自己卖命。从此，他就想了这套“舍飯”的騙人把戏，并作为“传家宝”秘传给自已的子孙。“积善人家”这块騙人招牌，也就打了起来。李子炎继承了他祖宗的衣鉢，所以就經常假仁假义地对穷人說：“我家几輩子与民同甘共苦，只要有我李家吃的，还能叫你們餓着嗎？”这真是狠念吃人經！

現在我們就来看看李子炎是怎样“救济”穷人，是怎样“舍飯”的吧。貧农賀老大娘曾控訴說：“听说‘舍飯’，我拉儿抱女跑到太和寨，从早餓到晚，才給了两勺米湯、一块饅。饅上一层白毛，我一咬，硬得象石头。米湯是用放了几十年的陈米煮的，一股刺鼻子的臭霉气。两个小孩哭着不吃，其实大人也难下咽。当时我为了保住孩子的命，好不容易在他寨牆外角搭了个破席棚落脚。誰知李子炎知道了，就对他的狗腿子說：‘穷化子真胆大，想叫李家养她一輩子不成！’沒过三天，就跑来几个狗腿子，踩坏了要飯籃，摔碎了要飯碗，拆毁了破席棚，用枪托打得我死去活来，把我轰走了。”

那时，周围的农民大都看透了李子炎的鬼心眼，說：“李子炎，笑面虎，抽了我的筋，吃了我的肉，还拿‘舍飯’盖眼目。”“等‘舍飯’，吃‘舍飯’，李家住的高牆院，穷人沒处站。”不少血



“没过三天，就跑来几个狗腿子，踩坏了要饭篮，摔碎了要饭碗，拆毁了破席棚，用枪托打得我死去活来，把我轰走了。”

性汉子，受不了李家房檐下的窩囊气，摔了要飯碗，跑到外边謀生去了。

在灾荒年头，李“善人”就用这样的“舍飯”，掩盖着他对农民进行的残酷剝夺。

一九四二年，李子炎大放高利貸。給李家当了几十年老佃戶的王振云，向李子炎借了五石谷，年利是借一石还两石二斗小麦。第二年一合計就是十一石。王振云全家劳累一年，收的麦子交了地租，还不够还高利貸的一半。这笔債連本带利往上翻，越翻越多，李家硬逼着要債。王振云只得狠狠心，把自己的十二亩地、三头牛、一头驴和車輛、农具一齐卖光，才算还清。李子炎一看王振云再榨不出油水，就很快退了他的佃。王振云临走，要討回八十块銀元的租地押金。但李子炎家管賬的眼一瞪，把桌子一拍，說：“王振云！你吃的五石谷可沒还啊！”王振云一听，渾身打顫，忙分辯說：“我卖地卖牛，都……还……还清了。”管賬的把賬本一翻：“嘿！这哪有你半个‘还’字！”王振云就有一千张嘴，也辯不过地主的一个笔尖啊！他回到家，一家人抱头痛哭一場，第二天在大雪紛飞中，全家被赶出了太和寨。

也是这个荒年，給李家当了三輩子佃戶的张云龙，向李家借了四斗谷，到第二年，四亩地收的麦子全抵債还不够，又被逼得把全家仅有的四亩地，也算給了李子炎。张云龙一家走投无路，只得跑到湖北要飯。第三年他从湖北又餓跑回来，还是沒吃的，只好又吃了李子炎的“羊羔息”。这是狡猾的李“善人”怕“树大招风”，打着长工名义放的眼。张云龙借了四千元，月息二分，每月八百元。那时錢不值錢，他借了这笔錢后，

修理了一下破草棚，剩下的錢买了四斗多谷，滿想这回能吃几天半飽的安生飯了，誰知又跳进了另一个火坑。李“善人”的狗腿子月月逼債要利錢，他月月还不清。李子炎看张云龙年輕力壯又能干，就狡猾地对他说：“你欠我伙計的錢，有我作主，不要害怕，就是你一家大小沒吃的叫人可怜。我給你想了个办法，到我烟厂来挣几个錢吧。”张云龙一听，知是圈套，不敢答应。但沒几天，张云龙就被狗腿子逼进工厂做苦工了。他日夜下苦力，除顧住他自己一张嘴外，沒往家拿过一分錢。一家老小在外討飯，苦熬了五六年，还是还不清債。直到解放后，这笔害人債才勾銷了。

血腥手段榨来的家业

李“善人”的再一个騙人的鬼把戏，是千方百計地編造謊言，来掩盖他那血腥家业的来历。李子炎常说什么“家业是我李家祖輩积德挣下来的”。他家祖輩积了什么“德”呢？讓我們揭开他家罪恶发家的丑盖子吧。

远在几百年前，李“善人”家就发家了。他的祖先在清初曾被封为魯王。他們依仗官勢，掠夺了大量金銀財宝，打下了发家的基础。到李子炎的老太爷时有土地八百多亩。他爷用錢买了个清朝的主待官，他爹用錢买了个蒋介石的中級法官，搜刮来大量的錢財，年年置庄买地。李子炎也用大批金錢买了許多凶官恶职。他当过国民党区分部書記、县參議員，又是个紅帮头子。李家人老几輩，就是凭仗着这样的官勢，敲詐勒索，霸田发家的。

李子炎想要誰家的地，要是哄騙利誘不行，就采取杀害人

命的毒辣手段。新集貧农赵广海一家三口人，只有一亩半坟地，正夹在李子炎的地中心。李子炎为了让自己霸来的土地連成大片，先是强迫收买。赵广海和弟弟保太及侄子松旺一商量，都說：“就是餓死，也不能卖祖坟。”李子炎听說不卖，找到赵广海阴险地說：“买卖不成人情在，以后你有什么困难，张张口，我没有不帮助的。”誰知几天后，李子炎就下了毒手，捏造了个“扒墓賊”的罪名，把保太和松旺抓到伪联保处，苦刑吊打。赵广海明知是为了那一亩半坟地，就写了张卖地文約，送到李子炎家里，想救出他的弟弟和侄儿。誰料李子炎拿下文約后，一声不吭，一文錢不給，当天夜里就把保太、松旺枪杀了。十天以后，李子炎又派狗腿子持枪去杀赵广海。赵广海事先知道了这个消息，立即弃家远逃，直到解放后才回到老家。

李子炎凭仗官势，强迫佃戶每租一亩地，交一块銀元押金。但佃戶退租时，李子炎却把一元銀元折成一元紙币，只退紙币不給銀元，光这样他一下子就勒索了一万五千多銀元。

李家敲詐剝削花样之多、手法之狠是罕見的，有什么“珠币折合”呀，“租戶押金”呀，“麦种利”、“保青費”呀等等，鬼名堂多达十七八种。单放高利貸一項，就有什么“驴打滚”、“羊羔息”、“佣人賬”等花样。“驴打滚”是一年一計利，“羊羔息”是一月一計利，都是本利往上翻。当地农民說是剝皮抽筋的杀人利。离李子炎的老窩北边四里地的芝麻张村，沒有一戶农民不借李家高利貸的。这村原有六十多戶，到解放时，村破戶散，只剩下老弱孤寡三十一戶，連村边上的地都成李子炎的了。那时全村看不到一間瓦房，尽是三四尺高的烂草棚。

村里經常看不到一个年輕人，因为家家顧不住吃穿，十二三岁的小孩都出外当雇工了。有一位老大娘說得对：“从我記事起，这一带就是李家的天下。我們輩輩当佃戶，李家輩輩富貴荣华。他們的哪一根汗毛上不沾着我們佃戶的鮮血啊！”

李家就是靠这样吸吮农民的血汗而发起家来的。到了李子炎时，他家掠夺的土地就达一万五千多亩，分布在城乡的房屋有两千多間，方圆百十里內的几千农民都成了他的佃戶和奴隶，有些村庄差不多都是他的佃戶。另外，从乡鎮到大城市，很多地方都伸张着李家的魔爪。北京、汉口、南京、唐河县城和很多集鎮，都有他的錢庄、米棧、杂货店、京貨行、烟厂等。唐河县境三十个烟厂都有他的股金。源潭鎮里有他开的“庆茂号”京貨行，明着卖布，暗着是大烟館。有一次，李子炎就从陕西驮回了二十多匹騾子的鴉片。李家在北京的錢庄、商店，就占了一条胡同的一百多間房子，当时曾号称“李家高院墙”。一九五一年，仅北京一地，李家被我清算过来的剝削财产，就合当时人民币四亿零四百多万元。

这真是：“万戶血汗归一仓，民脂民膏李家財。”

撕破“教育家”的假面具

李“善人”还有一个騙人的假面具，叫做“教育家”。在这块“教育家”金字招牌后边，又藏的是什麼貨色呢？

一九四一年，这个大恶霸忽然想办学校了。說办就办，在四年多時間里，就盖起了一座三层的大樓和七排平房，共有房子二百三十多間，这就是解放前唐河县的蔚文中学。李子炎既是校董又兼校长。学校办起后，很多中小地主和伪官吏把

他吹捧起来，說：“李公热心办学，是个教育家。”这时，李子炎也洋洋得意，見人便說：“李某不才，願为地方父老兄弟办学出一臂之力，何足挂齿！”多好玩的君子腔啊！其实这全是一个大騙局。

李子炎是真心办学嗎？完全不是的。原来那时地主办一所中学，可以免除四十頃地的遗产稅和一切粮款杂稅。李“善人”为了保住他的万貫家財，为了扩大他的罪恶势力，为了从办学中发一笔財，为了培养地富子弟，才想出这个歪点子来。

学校的房尾是他盖起来的嗎？更不是的，它是一百多家佃戶流血流汗盖成的。用的磚瓦，是李子炎强派佃戶修了十几个大窑，日夜辛苦烧出来的；用的木材，是李子炎用剝削来的地租买来的；用的石灰，是佃戶們到深山荒岭上亲手烧出来的；一切搬运杂工，都是佃戶們出人出車担負下来的。在盖学校的四年里，百多家佃戶出了三百四十根牛，每家长年出一个劳力，不分严冬酷暑，受尽劳苦辛酸。李子炎怕佃戶不来，先派狗腿子去硬逼，后来又欺騙佃戶說：“上了工管飯吃，吃好的，还另給工錢。”为了騙住佃戶，刚开始，李子炎还給点霉飯剩湯和几个工錢；可是不久，只管飯不給錢；后来飯也不管了，一天只发两个饅；再后来把大饅改成了小饅；最后小饅也不給了，竟让佃戶自帶干粮。李子炎怕佃戶“怠工”，还派了十名狗腿子，拿着鞭子、棍子来回吆喝着、打罵着。多少人被砸伤、摔伤，病倒在床，李“善人”还逼着叫找入替工。

用贫苦农民血汗筑成的学校，进去讀書的却都是地富子弟。贫苦农民的子弟，連飯还吃不上，哪能去念书呢！另外，反动的三青团組織在校內橫行霸道，有些进步的学生、教师，

根本无法存身。

有了这所学校，李子炎不但保住了四十顷地不出一切粮款、杂税，而且又添了一大笔剥削收入。他每年从学校收入小麦三十二万五千斤，每年收入的錢折合人民币值一万五千五百多元，而一切开支只需小麦十七万九千四百斤，錢六千七百元。这样，李子炎每年从中淨取利合小麦十四万五千六百斤，錢八千八百多元。李家的仓库和錢柜，从此每年又添进一笔很肥的油水。

“穷”相掩飾着的驕奢生活

李“善人”也經常拿“李門是勤儉传家”这句话来騙人，并且还装出一副“穷”相，經常身上穿着粗布衣，在大年初一人来人往时，还吃頓黑面糊糊飯。

那么，就請看看李家是怎样“勤儉”的吧。

寄生虫李子炎一家六口人，却霸占着四个大院、一百一十多間高堂大屋。伺候他家的奴仆有几十个，包括丫环、女仆九人、厨师杂工九人、車馬伕二十多人。另外他家还有武装家丁七十名，武器六百多件：計有小排炮一門、重机枪一挺、輕机枪十挺、长枪三百多支、擲弹筒三个，还有很多手榴弹。从寨門口到外院、內院，日夜站着三道崗。李子炎一出門，就是八九匹高头大馬，跟七八个打手，生怕誰敲了他的腦壳。

李家一餐飯，穷人半年粮。他們吃面，头遍的不吃，嫌它垫牙，四遍以后的也不吃，說它粗黑，只吃二三遍的，还得用特制細銅絲罗篩过。吃早飯时，李家几口人經常单独吃八宝湯（用糯米、山药、百合、紅枣、核桃仁、花生仁、白冰糖等制成）。

“李家一席酒，穷人血泪长”。逢年过节或猪亲狗友来訪，他们就頓頓全席，海參、魷魚、猴头、熊掌都上了桌。

李子炎和他的老婆、孩子，一钻出被窩，就由仆人送上一大碗嫩荷包鸡蛋。李家每頓吃菜不重样，平时五个碗，冬季加火鍋。他专用两三个雇工，到附近集鎮上买肉买菜。新集肉架子上的肉，第一刀必須得給李家，不許卖給別人，这是李“善人”給訂下的“王法”。

李“善人”生尽鬼办法享乐，哪管穷人死活。他的一个雇工魏聾子，炎熱三伏天，給他扛布袋晒麦，跑得渾身汗流似水澆，嘴干得冒火，想去瓜園弄根菜瓜吃，竟被李子炎的狗腿子五花大綁吊在大树上，用皮鞭抽打得肉烂血流。而李子炎呢，吃膩了西瓜，就要吃炸西瓜，吃够了柿子、香梨，就要吃炸柿子、炸梨。李“善人”吃够了这些，又給厨师出了难题，叫給他做什么芝麻凉粉。多少厨师和仆人因伺候不住“善人”的这张嘴巴，被打罵后辞退。

李家婚喪事所用的錢和勞工是很惊人的。李子炎的奶奶死时，李“善人”要造“簸箕陣”坟地，說什麼“深水边的河土能发家致富，根深叶茂”。立逼着他一百多家佃戶每天到西河滩挖河上，三十多輛車沒明沒夜地直拉了一个多月。他家还請了十四班响器，四十多名和尚，大吹大擂，念經祭鬼，直鬧了半个月。当时，李家每天待客一百五十多桌。为待客，他搜罗光了附近各集鎮的干菜、鮮菜。为散孝布（每人四尺），扎上两个布庄，收了十多天。他家放鞭炮的紙屑，在太和寨四周的几条大馬路上到处都是，鋪了厚厚一层。李子炎还請来二十多名紙扎匠，把几个鎮上的各色紙張搶买一空，扎成四五尺高的三

层“阴宅”房院一千多间，纸人、纸马、马伕等一百多个，在坟前摆满了三亩多地。那时他家搜来的烧纸就有五万多斤，堆得象个小山，一连烧了几天几夜。万户千家的血汗，李家一把火全化为灰烬。

李子炎的父亲死时，照样子大办丧事，也挥霍了大批钱财，折腾了半个多月。“李家尸首值千金，穷人活着饿肚皮”，当时的广大农民见此情景，真气愤到了极点！

血债要用血来还

狠的吃人嘴脸总是掩藏不住的，李子炎的骗人把戏玩得再好，也总藏不住他那两只血淋淋的魔爪。周围的农民一旦识破了李“善人”的种种阴谋，就不断地进行斗争和反抗。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，李子炎采取了最毒辣的手段，残杀了许多善良的农民。

李子炎曾用大批的钱财，巴结上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两个师长，一个姓李，一个姓黄。他从李、黄那里套买了大批枪支和弹药，还用厚礼请来两个特务军官，在太和寨训练他的打手。除了训练他豢养的七十多个心腹家丁外，他又强迫一百多家佃户，每家出一人一枪，在冬春两季天天操练，企图让他们充当李家的侍卫工具。

李子炎一手委派的伪乡长、伪保长，更是死心塌地地为李家服务。伪乡公所就设在李子炎的太和寨，有一条电话线直通李子炎的屋里，稍大一点的事，都要向他请示。李子炎说抓谁就抓谁，说杀谁就杀谁。李“善人”一点头、一句话，就能传来凄惨的哭叫声。太和寨贫农刘木匠，平时很恼恨李子炎的

暴行。李子炎便借刘家兄弟吵嘴的事，把刘木匠抓进伪乡公所，打得满身是伤。等抬出时，刘木匠已经不省人事了。

一九三八年，李子炎配合伪县保安团司令赵兼恕，以“清乡”为名，在全县大肆屠杀，先后杀死三千多人。仅在太和寨，一次就杀死二十四人。当时有一个农民已经逃脱了，李子炎又派人抓一个顶替杀掉。一九四〇年，刘集贫农刘宏亮，对李家的横行霸道十分愤恨，背地里骂了李家一句。李子炎听到后，就诬赖他“通匪”，抓进伪乡公所用尽各种酷刑折磨，刘宏亮毫不屈服。李子炎一声命令，把刘宏亮杀了。杀后又割下刘宏亮的头，挂在寨门上，威吓群众。这一年，有个远路卖梨的青年路过太和寨。伪乡公所不问黑白，抓进去就苦苦吊打。这个卖梨的哥哥，闻讯赶来，谁知竟也被拉进去毒打起来，并安上了“匪探”的罪名，将兄弟俩一齐枪杀了。

李子炎豢养了很多土匪、地痞、鸦片鬼，帮他干坏事。有名的土匪头子王振有、王振江、曹香波、乔虎岑等都是李子炎的厚友。他们抢了东西、杀了人，就窝藏在李家。乔虎岑抢了唐河县城一个商店，受害人告到伪县府，伪县府不得不派人追到太和寨。这时李子炎打了电话，事情也就烟消云散了。他随即又把乔虎岑送到北京，让他逍遥法外。狗腿子李德志勾结匪首王振江，夜间持枪抢劫，在李台村抢光了五个客商；在云庄一个饭店，杀死两个粮贩，抢走了银款；在谢庵庙一次打死六个小贩，抢光了财物。当匪首王振江被囚以后，李子炎不惜花五百块银元，到处请客送礼。反动政府就很快将这个土匪头子释放了。

一九四七年解放前夕，李子炎的血腥镇压更加残酷，他一

次就枪杀了农民积极分子魏子儉等三人。一九四八年解放后，这个大恶霸顽固到底地与人民为敌，临死还作疯狂挣扎。他逃到南阳后，与伪县长魏香亭等带着还乡团窜扰唐河，四处搶劫，奸淫烧杀。在李店，李子炎一次又杀死我貧农組长、积极分子蔣代山、赵有金等六人。

这个时候，李“善人”已經丢掉了他的騙人画皮，現出了杀人成性的惡魔原形。

冤有头，債有主。李子炎这个伪善人、大創子手，是逃不出人民的法网的。在一九五一年，李子炎終于被我人民政府在南京逮捕了。人民政府把李子炎押送到太和寨，召开了大会，让广大群众进行了控訴和斗争，并把这个罪大惡极的惡霸地主依法判处了死刑。从此，这一带的广大农民，伸雪了血海深仇，成了土地的主人，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。

（中共唐河县委宣传部供稿）

选自河南人民出版社《罪恶之家》一书